



# 通鑑金史料別裁

## 第十一册

資治通鑑補

二五六—二九四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明) 严衍 撰

# 资治通鉴补

二五六一  
二九四卷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譚允厚參

唐紀七十二 起中和四年六月盡光啟三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甲辰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

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

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苦十日不送師

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

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

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與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擊其首出降 考異曰張勳者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傑

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傑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

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中飛檄入城師立自剄七月辛酉師

立首級至城師立首級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節度使鄭君雄斬

楊師立傳首于行在是日師立厚為東川節度使續資通鑑二

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賊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

得梓州并執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

從費連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

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

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甲辰感化將李師悅與

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 宋白曰春秋以郭子益來四諸負股杜

有瑕邱城漢 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 狼虎谷在泰山 丙午巢甥林

為瑕邱縣 言斬巢并其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傅野軍奪之并斬言

首以獻於溥 黃巢乾符三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

趙道基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

蜀與外甥外甥將至路破沙陀傅野軍卻散外甥首級一時送部

統軍中舊紀七月從西賊將林言斬黃巢黃孫黃孫三人首級坑

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瑛等七人首并妻下函送傅州新紀

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誅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

得富貴可為他人利言巢甥也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

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

窘求救于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

為兄弟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

太元樓受之 太元樓成都羅 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

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

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

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於首者

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之於澠

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遺檢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

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

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 古者授官賜印發常佩之於身

至解官則解印殺至始置職 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

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命拊循

抑止復歸水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

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

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如功疾能除狡禍賊

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

糧餉上累遺楊復恭等諷指至光啟二年始復為極密使學士

指者疑非復稱吾深知卿免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

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容讎惟刀是

視皆無所稟異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唐

考麟曰麟方麟表中即二年河東節度使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

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昭義為一鎮進克用爵隴西郡

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河東雲

兼使次年升隸河東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驍射

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罷歸未

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繕冬十月關東

藩鎮表請重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

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汴滑鄆道

依以為援 而全忠兵浸強益驕倖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從鐸

為義昌節度使 鹿晏宏之夫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帥泰

各帥其眾與之俱及據驪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宏

猜忌眾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宏尤忌之數引入臥內待

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出令夜密

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帥泰帥眾數千逃

奔行在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宏為禁軍所討

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為後光故將薄其資皆除諸將軍十一月

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殺了以首軍號

隨駕五都檢校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宏實錄云九月晏宏棄城

夫大早十一月又云此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賞薄四軍迎帝西歸

新傳帝還晏宏懼見討引兵志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歸

按帝尚在成都云前帝西歸亦誤也今月復實錄事從薛岳正五

代史王建 田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

眾號隨駕五都 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

其眾隸兩軍別 又遣禁兵討晏宏晏宏棄輿元走 初宦者曹知

慤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鄉里集壯士據嵯

峨山南為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巢黨不敢近知慤數遣壯士

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

有叛者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慤

謂軍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駕羣臣但平

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行在聞之恐其為變出

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邠甯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行瑜潛師自

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慤不為備舉營盡燬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鹿晏宏引兵東

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追德謹將兵會之共攻襄州陷之山

南東道節度使到巨容奔成都巨容不可追滅黃巢欲寇以

子鹿德謹身死于山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恩何益哉也而地奪

歸光啟元年四月秦賊攻前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宏引軍上

東出襲許州宗權遣德謹合晏宏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部

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晏宏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

容所引奔成部以天子德謹蔡州人也晏宏引兵轉掠襄鄆均房

盧壽復還許州鹿晏宏自許州遣使復光勳王見二百五十四卷

于今鄆州縣置齊興鄆西也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忠武

自今鄆州移延寧城今鄆州也隋改均州均州水為均水均水武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四

其謀具顯又曰初晏宏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帥眾歸行在乃詔  
禁兵討之晏宏懼棄城歸鄉里別發關其至逃去晏宏自稱雷後  
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自稱雷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忠武  
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

等使從之 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 建州人陳巖聚眾  
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  
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否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鑑畏

巖之逼表嚴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嚴為治有威惠閩人  
安之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鑑自知  
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嚴既逐鑑逼鑑  
萬己為代朝廷因命之按嚴既逐鑑則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  
鑑已新王朝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  
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節制刺史按到忽聞陳巖帥  
陷閩越嚴擊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團練副  
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縱不法縱其往為郡人患嚴將按諫之連  
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鑑表嚴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五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于秦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  
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瑨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  
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宦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

而還彥瑨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初鐸以討賊自任每人對  
必嗚咽流涕及功垂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諸將克復  
京師皆鐸之忠義為之倡也及是被屠而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  
天下痛之 賜邪甯軍號曰靜難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

刺史柳邕穎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蕤逐其刺史汝陰漢縣唐  
唐帶穎州各  
領州事朝廷因命為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  
城刺史呂燧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武當漢縣唐  
帶均州江南

南也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

卒太多州人懼于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  
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  
江軍吏迎勸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  
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  
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實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  
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于李昌符傳  
實錄中稱五年五月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  
二月昌符於見故以昌言葬附于中和四年之末 關內江南大  
饑人相食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鄆道移置  
原文于遂掠鄆道下有秦彥俊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諸陷鄆鄧孫  
儒陷東都孟陝張晞陷汝鄭盧地攻汴宋三十四字今按秦彥  
非宗權將孫儒已下又 所至窮屠焚蕩殆無子遺其殘暴又甚于  
在是年之後故去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六  
與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戶以從以死尸貫之北至衛滑西及  
關輔東盡齊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係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烟  
火

乙中和五年春正月上將還長安長秦宗權為患戊午下詔招撫  
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

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備忠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備忠中和二年  
朱敬玫募忠勇  
軍事見上卷廣明元年鄭紹業  
鎮荆南事見二百五十三卷 遣大將申屠瑊將兵五千擊黃巢

于長安軍還備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眾奔朗州  
齊雷 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專軍政雷滿厲攻掠荆南雷重  
略以御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雷  
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

火

乙

乙

乙

乙

乙

大原缺也歸于岳州環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環劫還因

之齊紹業至是而敗環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

宋敬政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元晦代之敬政

雷居荆南嘗曝衣紈繡不可計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政

盡取其財環惡身將郭禹懌悍欲殺之再結黨千人亡去庚申翼

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內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

為盜語陳備隆以為將皮辭史成納少年任俠南康賊帥盧光

乘醉殺人為歸家所捕因落髮為僧冒姓郭氏

稱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

全播勇敢有謀略然全播常奇光獨為人唐末竊盜起全播聚眾

紀年全播推光獨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故初據虔州光獨自稱

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啟元年正月光

獨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

秦宗權責私賦於光州

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

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

然皆不能守也秦宗權寇賴毫宋全忠敗之于焦夷

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

橫上漶然不樂己已赦天下改元元啟時季昌符據鳳翔王重榮

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洛李克用據太原上黨

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

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

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

而已秦宗權稱帝置百官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唐紀七十二

傳宗中初五年光啟元年

稱帝不從新書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詔以威化節度使時溥為

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

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

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

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鄭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

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

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

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兵攻無極

州九里志在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

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

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

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贖賞資不

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

鹽鐵置官權之

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

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贖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

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

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

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

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秦甯節度使以秦甯節度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唐紀七十二

傳宗光啟元年

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為李克用王重榮進兵犯關張本 盧龍兵

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恣王處

存夜遣兵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

章事 羣臣上尊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 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眾還冀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可舉死

動得幽州二世 全忠曰為爾後 秦宗權將孫儒寇東都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盡棄城西保渾池王戊孫儒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九 東都九城志 渾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節度使 乙

已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足言齊是非一功過無所分別也 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

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改之言言于上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慮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別郡後魏分其地置安都及白崖二縣開置萬州唐開元中置萬州真觀初改萬州以

備萬川指為博考其言不言令致黨為誰按藩鎮等語請旨改表云專附度無致君之志多酬正比頌之迹令致黨請旨

照度也續實錄曰七月三日帝入上以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問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貶濬萬州司戶疑三日貶貶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立身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立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保鑾神策五十四 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

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何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邪甯節

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鎮兵謂李可舉王鎰之兵也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于國不

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使統晉絳慈等州刺史重榮巡屬 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

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晉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眾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陷郟道二

十餘州晉巖之惟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準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陳人賴以獲全詔以準為蔡州節度使龔德朱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 全忠之援與全忠結誓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至漳州

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

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

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

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 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吳置南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

南安在州西 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遺棄臺捐妻子騷擾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



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子特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  
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在潮為之謀伏壯士數

十人於篋竹中伺緒至挺劔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  
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囚波新書  
本之路振王潮傳潮主緒者即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

九國志 潮推前鋒將為王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  
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

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

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永徵六年分建安置沙縣屬汀州九城

沙縣古南平餘述也晉為延平縣太元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

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留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

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

秦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一 魏宗光感元年

唐分二川各自為一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荆南 秦宗言閩荆南

節度今陳敬瑄皆指陳制置之田令攷右之也 馬步使趙匡謀秦前節度使陳儒以出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節九國志汴州後 王重

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致李昌符每運衛入

觀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稱太祖而此

北引太祖初怒滋甚時田令攷恐太祖與河中膠固秦云王重榮

以道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王

上朝正人掃掃棄此際無辜逐破斥逐明公當置其深心今日

使僕安歸會太祖遣使朱致重榮曰當與公提發出汜水水

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皇宋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克用方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遷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遺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

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致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

克用乃上言致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其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

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

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

望朱致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贊

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致遣致昌符將本軍及

神策軍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命

自將討重榮帥致等兵 三萬討沙苑今從實錄 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引兵

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致等

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致及致昌符認

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致昌符大敗考異曰新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一 魏宗光感元年

令致致帝和之不從大賊沙苑王師敗致走歸邠州與昌符皆取

致令致用還理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致計窮乃劫

夜取開遠門出奔自賊賊長安火官室廡舍什七後京兆王重

復相完至是令致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官城唯昭陽達榮二宮僅

存按令致奉重榮幸泥濘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為火官城

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致遣別破討重榮九月重榮遣使乞師

榮求救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於沙苑表請誅令致朱致

十二月重榮合戰朱致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

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免詞朱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

表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免詞朱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

又言重榮與郭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致戰朱致

丙光啟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皮光  
郁謂州小將也周寶差部加兵士三百人戍于海次因正旦酒  
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  
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攝執牌印于  
戟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拔皮錄但言郁以正旦殺  
安慰軍將耳非當日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  
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乃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

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劫上  
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  
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衛之地宿衛將士外設  
內亦謂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  
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九域志寶雞縣在鳳明日乃有太子  
少係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戮之孫也考音 宗正奉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太廟神主至鄂九域志鄂縣在 遇盜皆失之朝士道乘輿者至整  
屋九域志整屋在鳳 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  
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雷寶雞以待之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

遊表激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  
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  
殿中侍御史屬馬二日 泣謂之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  
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願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  
符請騎衛逡逡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時田令孜弄權  
再致播遷天下其忿疾之朱攻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

王重榮之疆更與之合肅遵因郭崇泰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唐

藩鎮請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致 遣召朱  
致之奏事行在所並曰奏事判官以別于尋常奏事官  
致亟迎車駕癸巳攻引步騎五千至鳳翔郭崇泰兵追逼乘輿  
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  
寶雞雷禁兵守石鼻為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  
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 置威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  
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且州地自晉及宋魏為武興諸王  
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 興州今州城即古武興城也原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  
後魏為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為鳳州以西界有  
鳳凰山 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

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世  
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致遣兵攻道行在庚申陷號縣  
二月甲午將幸果洋以上為清道斬所使成部師至石鼻己  
亥石鼻不守庚子處遇寶雞辛丑車 上以傳國寶授建行之以從  
駕南引今但取其日月 上以傳國寶授建行之以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登大散嶺大散嶺在鳳州界 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津扶  
掖自上煙焰中躍過夜宿坂下政正坂下通鑑原文誤作坂 上枕  
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上涕泣不能已因解御袍賜建曰以其行  
淚痕故也車駕繼入散關朱致已圍寶雞石鼻軍潰致長驅攻散

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元孫也熅與鳳同 有疾從上不及雷遵  
塗驛驛傳遺塗驛在石 為致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  
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致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以前車  
都留守鄭從謙為守太傅兼侍中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謙入三  
乘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 荆襄大蝗米斗三千錢人相食  
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也

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  
由他道以進山谷峭峻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

山南三

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玖癸未鳳翔百官肅遵等罪狀田令  
孜及其黨章昭度請誅之不省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  
於西縣節度使既逃故監軍日帥車駕爲魏分漢河陽縣置驛家  
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漢江城宋於此城僑立華一  
陽郡後魏置驛家縣隋大業三年改爲西縣○適音盡又音律丙  
申車駕至興元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中夜突寶羅王  
帥稱進有在波楊晟于潘氏庚申陷號州二月甲午宗將移幸  
梁洋戊戌邵昭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羅辛丑車駕  
南引四月庚申達襄中曹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  
寅次寶羅癸巳朱玖至鳳翔召致既歸軍全奉帝入散關三月丙  
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創丙申也實  
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羅戊子癸巳二月丙申與曹紀同創紀正  
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玖復志鳳翔三月丙申中夜突寶羅日  
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寶羅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  
緩若依紀事則寶羅危迫之地車駕留彼八日似以太久要之禮  
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於寶羅  
難入十日必無此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  
書杜讓能竝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都將李錡等收邪軍於

書杜讓能竝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都將李錡等收邪軍於

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

榮表稱令孜未奉詔以尙書左丞盧澤爲戶部尙書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

州之柳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

後魏止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爲名九域志在府西南

二百一 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從駕五都王建

驛造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城固縣西北太白山

而流入漢諸葛亮遺諸葛瞻謂朝野南夕宿黑水者也 修棧道以

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陳敬瑄疑

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鄭君雄起兵攻陷漢州進

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

擊仁厚殺之考異曰張彤善善傳不言仁厚所發惟茂羌軍六

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侯射權謀督勇果有

大勳于大師又極忠孝者在王司徒不遇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  
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以獲  
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 對朱全忠爲沛郡王 寔春成都地  
震鳳翔女子化爲丈夫 朱玖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  
言於蕭選曰主上播遷六年百端艱險中原土庶與賊血戰肝腦  
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七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還  
宮主上不念百姓轉輸之勞甲士戰爭之苦更以勤王之功爲救  
使之寵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攻昨奉尊命來  
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輩報國  
之心極矣戰賊之力確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  
氏子孫尙多相公益改圖以利社稷乎選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  
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且罪在令孜非

由至尊也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

立重事伊霍所難違不敢聞命致山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

議者斬夏四月壬子致暹鳳翔百官奉襄王熹權監軍國事承制

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致使蕭選爲冊

女遣辭以文思荒落竟不措筆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

之乙卯熹受冊致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異曰實錄致自補大

五月致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 事或侍中爲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熹還京師

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

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質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

之河中 暹遣使至河中召王徽赴闕徵託以風疾不能步履不至

百官

百官



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

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

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出是帖然然克用表簡以朱全忠

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宜為三輔唐京畿之地

是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勛招

淮西將黃皓入城其守 淮西將秦宗權也皓遂殺勛 鄭州至是而敗 岳

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身將丁從宮襲常州

逐張郁郁奔海陵依鎮退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

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宏 中

四年晏宏據許 王行瑜進攻兩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

文州詔任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十九 則詩載

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李茂貞 更命欽化軍

曰武安 湖南觀察升欽化軍 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

盧龍節度使李全忠鑿以其子匡威為雷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

彥若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

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

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

李鋌等擊卻之全吾軍將滿存與邵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

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固鎮武安

臨洛邯鄲沙河 九域志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 長

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瓌等勸進於襄王熲熲逼內外臣寮署誓狀

王徽獨稱誓綾竟不署名冬十月熲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

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

考異曰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

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翁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

也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

里出曹娥城 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鎮平水今在越

二十里至 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

曹娥城 感化牙將張雄馮宏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聚眾三百走

渡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

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為

留後全義臨濮人也 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 李克修攻

邢州不克而還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

是時天子蒙塵九有譏諷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苦蹙以

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審常奉以勸糧標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二十 則詩載

則錄助克用攻邢州也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

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餘浙東前據范州

州吳越歸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

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彥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

小校張驍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驍首諭之軍中稍息

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

朱全忠聞之即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

夕馳至壁下百梯立升遂克之虜帥儒以歸 考異曰實錄告上行

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 在命全忠兼宣義成

真知義成雷後 義成自此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解西川

監軍使

是月魏州地震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

禦使 揚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

外

攻職任 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致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  
授之也 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致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  
曷若與汝曹斬致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節鉞乎眾從之甲寅  
行瑜自鳳州引兵歸京帥攻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  
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未致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  
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  
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燭殺之囚  
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  
之廣明元年劉漢宏 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  
浙東至是而亡 杭州事為錢鏐以杭州 王重榮函襄王燭首至行在刑部請御  
與元城南樓獻賊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燭為賊臣  
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王 田補

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  
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  
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燭已就誅宥廢為庶人令  
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今燭已就誅宥廢為庶人令  
所在葬其首其獻稱賀之禮請俟宋致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  
伯之孫也 殷伯見二百四十二 卷文宗太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

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經棄洛陽走罕之追  
殺殆盡罕之軍於鞏 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將度河經遣張全  
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  
罕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  
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州拒黃巢扶溝馬

殷素以材勇聞赤隸軍中 扶溝漢縣中廢隋置唐屬許州陳西  
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  
九城志縣在汴州南一 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  
百九十里馬殷始此

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 廣明  
諸葛爽得儒 陽及子而敗 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  
之初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棄官去  
過蔡州秦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鷲而猜  
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亦自危遂與佶相結以觀時變  
為劉建鋒張佶 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  
廬州刺史楊行愨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潯城潯  
州刺史許勅襲潯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愨更名行密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宗權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瑾將襲克  
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  
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瑾為秦宗權節度使 安陸賊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王 田補

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 中和四年路 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  
審中 岳州九里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 秦宗言圍荆  
南二年張環據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計杯而食號為通  
賜食甲鼓俱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羅朱全忠爵吳興郡王

行光啟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暉  
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暉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  
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

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所敗恥之

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惠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撫全忠惠欲募兵於東方以制史稔珍又懼蔡人暴其

麥期以初夏而還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山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曰令孜雖已削奪在

簡日前官流端州然敬瑄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曰令孜雖已削奪在

二年春孟到蜀與實錄載北司請官于郭有光嚴承旨似先大夫

為吏言上曰昔車波理王昔就路諸王多是使行壽王至翁

壽王起壽軍容行不得與簡馬騎軍容上山軍容在修收探擊壽王

抹之令行雖謂首無言之心深密此張滿德今八年信宗皇帝

在行宮殿決月餘漸置而下皆知不起了疾內外勇幸在于壽王

壽王仁孝大度寬容有識識心軍容謂之大恐執制復問議

臣否帝曰歸不語軍容大衛時時騎軍容謂之大恐執制復問議

任遂將洪言奉聖兩都自衛聖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信宗已崩

既初宋則壽王登極皇帝二年為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

宗即位前自為恩復宋兩都耳十國紀年曰三月信宗東還謂流

令孜信州端州皆拒命此據張彭者傳致誤耳今從實

錄、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

十月為司徒榮舊唐中甲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紀年紀年光

啟中堯于位新沙陀傳光啟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光啟三年

正月云是歲國昌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

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岐山在鳳翔東

蕭紀河中械送虜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于岐山四十里按舊唐

縣太子中尉致仕蕭遘賜死才永樂擊與此不同 遘少負大節

任凡五年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

死人皆哀之時朝士交頌官者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

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讜能為太子太保從讜性不驕矜進止有禮且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三

沈毅有謀知人善任故所至有功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為鎮帥沒

于是郡訖終任不干公署奏樂其履操如此 鎮海節度使周寶

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

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

若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

支催勸使辭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戰士卒浩

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

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

走出胥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奏到

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辭朗入府推為帝後為後

張寶先乘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

寶敗列身受遣使饋以齏粉駢與寶為仇故幸其敗為仇事見

齏粉 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

饑米斗萬錢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為之寥落又災異數見

无啟二年秋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

一夕如翦經像幢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間蝗自相

食盡是年九月雨魚又火星隕於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燦地

駢悉以為周寶當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

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利州山南西道前龍州司倉庠庠說建曰

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救濟多難公勇而

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利州古葭

萌子此因以名邑難以久安闡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三

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

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各亦

又東南邊關中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

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

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立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茂

不濟矣部將慕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

慶裕諫皆許州人也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

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

不犯東川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過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

州蘇下卷徐約遂張蘇斯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五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三起光啟三年四月盡文德元年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啟三年夏四月甲辰朔遂州刺史張維考異曰史城

合備將徐約攻昭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大長遂歸高州

聯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周實子昭陽茂實為蘇州刺史約破之

遂有其地據實錄實以其堵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維帥其眾

賊代之張維據蘇州在載後倫史恐誤今從新紀傳維帥其眾

逃入海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

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

將常自危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

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

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

郵鎮過使張神劬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劬以為無是事神劬名維

人以其善用劔故謂之神劬考異曰十國紀年張維淮南人善劔

但從妖亂志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

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

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其疏用之罪惡

聞于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煩駢令公妻王嬪加駢中

因此相圖已有委山在張尚書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宜備之師

鐸謂神劬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劬不寤曰無之師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六終



不自安歸營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誅之邪淮甯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于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白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醜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路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吾前未諒君意故不出口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眾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般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部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

實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三 思補錄 僖宗光啟三年

未可知請以所部詣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尙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詞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呂用之之醜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宋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睦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謂汴州城北郊原之地即赤岡也 據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郭言募兵于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畢師鐸

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延和閣斷所起見二百一十四卷中和二年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駢急召用之詰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倘或不已正煩元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謂言別實也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懣而退據音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于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畢募顏自城中逃出言眾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始吾以

實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三 思補錄 僖宗光啟三年

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于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搃齋駢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微物來搢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于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譏軍事戊午屠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